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丛

语言学研究论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编

张涌泉 张先亮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

语言学研究论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编

张涌泉 张先亮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研究论集/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编;
张涌泉、张先亮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丛)
ISBN 978-7-5325-5884-1

I. ①语… II. ①浙…②张…③张… III. ①语言学
—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228 号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丛

语言学研究论集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编

张涌泉 张先亮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75 插页 4 字数 567,000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978-7-5325-5884-1

H·62 定价:86.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始建于1956年,为学校传统优势学科。自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此后从未间断。2006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国家批准为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2009年,被浙江省确立为一级学科博士点立项建设单位。该一级学科现拥有三个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两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基地。良好的学术平台、优越的研究条件和浓郁的科研氛围吸引了各地人才,形成了一支高职称、高学位、年龄结构合理、学科分布均衡、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研队伍。

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专任教师高级职称占80%以上,博士比例近80%。在职教师中,有教育部“长江学者”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人,全国优秀教师3人,国家与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各1人,省特级专家1人,省功勋教师1人,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入选者1人,第一、二层次入选者5人,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7人,曾宪梓奖获得者3人。

本学科以教学为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9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成功申报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使本学科专业建设迈上一个全新台阶。同年,荣获第六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201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语言学概论”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这些国字号教学成果的取得,表明本学科的教学综合实力已位居全国先进行列。

本学科又以科研为重。历经几代学者的艰苦创业,已有丰厚的学术积淀,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个稳定发展的优势学科,并注重学科间的交融与贯通,逐步整合、凝练成多个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研究方向。

本学科以3个省级A类重点学科、2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为依托,追求“上层次、出精品”,学术研究成果丰硕。近5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各1项,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17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3项、各部委项目及省社科规划项目68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新华文摘》、《中国语文》、《文艺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就发表论文59篇,在《文学遗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方言》、《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国家一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62篇,出版专著54部。获中国出版政府奖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7项,还有2部学术著作入选国家第一、二届原创出版工程。高层次、高水平学术论著的发表

与获奖,有力地提升了本学科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

浙江师范大学位于金华,这是一片具有丰厚文化底蕴与历史积淀的热土。历史上名家辈出,南宋著名思想家吕祖谦即生于金华(婺州),乃为婺学创导者、浙东学术文化之先驱,其学与朱熹闽学、张栻湘学鼎足为三,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南宋另一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陈亮则为金华永康人,其所创立的“永康学派”,力倡事功之学,志在通经达用,对近代经世实学有重要影响。宋元时期著名的理学学派“北山学派”亦出于金华,生于金华的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被时人称为“北山四先生”,北山学派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是当时十分重要的朱子学派别。

金华历史上的这些前贤往哲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成为我们奋然前行的学术动力。重温昔日的学术情怀,以实证求其绵密,以思辨求其精粹,沐浴和感悟先贤遗风,足以温暖人心。

本论文集主要收入学科成员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成果,这是对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学术成果的一次总检阅,意在见证成长、感奋人心、强化信念。金华北山巍巍,浙中文脉绵延。站在浩瀚的历史天宇下,面对全新的时代起点,将浙江学术文脉传承延展,发扬光大,正是吾辈的历史责任!

是为序。

主编
2011年3月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丛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嘉良	方卫平	刘彦顺	刘力坚	张涌泉	张 法
张先亮	吴泽顺	李贵苍	赵山奎	高 玉	聂志平
梅新林	黄灵庚	傅惠钧	葛永海		

目 录

文献学研究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	张涌泉	3
简帛文献与《楚辞》研究	黄灵庚	16
楚辞简帛释证	黄灵庚	46

文 字 研 究

大型字典编纂中与俗字相关的若干问题 ——《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读后	张涌泉	81
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	张涌泉	99
《说文》“连篆读”发覆	张涌泉	110
甲骨文“何”“此”用为代词考论	陈年福	115
释“以” ——兼说“似”字和甲骨文声符形化造字	陈年福	122
敦煌通俗字书与《新撰字镜》比较研究	张 磊	130
古钱文偶札	高玉平	135

词 汇 研 究

汉魏时期同义并列双音词的衍生模式 ——以高诱注中的音训词为例	吴泽顺	139
再谈“人客”	殷晓杰	144
《〈游仙窟〉词语试释》补议	殷晓杰	154
《醒世姻缘传》方言词拾零	殷晓杰	168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释词	景盛轩	171
连山壮语对汉语词语的搬借与整合	刘力坚	176

语法与修辞研究

“恨不得”的语法化机制	张先亮	183
关于“×得很”中“很”的性质	聂志平	192
比喻相异点的句法实现 ——谈“大/小”修饰名词性喻体的一种功能	陈青松	199
试论“巴不得”与“恨不得”	张先亮 唐善生	209

“责怪”式话语标记“你看你”	郑娟曼	218
“还 NP 呢”构式分析	郑娟曼	227
“无论句”的选择性与关联问题	傅惠钧	236
关于正反问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	傅惠钧	248
命题否定与情态否定：明清汉语是非诘问句类型探讨	傅惠钧	258
试论教学语法的定位	张先亮	269
指示性与话语性		
——话语指示的本质特征	唐善生	276
“毕竟”义“到底”句的主观化表达功能	张秀松	284
“到底”的共时差异探析	张秀松	295

方言与音韵研究

方以智《切韵声原》与桐城方音	孙宜志	311
莆田话《新约全书附诗篇》(1912 年)所见音系	戴黎刚	324
从知庄章的分合看《西儒耳目资》音系的性质	孙宜志	339
合肥方言泥来母今读 z 声母现象的探讨	孙宜志	355
闽东福安话的变韵	戴黎刚	363
海门话概数词“多[ta ¹]”的定指用法	王洪钟	378
论音转的制约机制	吴泽顺	383
附录：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成员近 10 年论文目录		395

文献学研究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

张涌泉*

20 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唐代前后的手写本和少数刻本文献,震动了整个国际学坛。这次发现的文献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文献的内容,涉及我国 11 世纪以前(尤其是 5 世纪至 10 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在本文中,我们打算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谈谈敦煌文献的价值。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敦煌文献的文字学价值

1. 保存了一批失传已久的古代字书

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字书主要有《字样》残卷、《正名要录》、《时要字样》,以及童蒙识字读物《千字文》、《开蒙要训》等,除《千字文》外均别无传本。下面略作介绍。

(1)《字样》残卷。本卷见于斯 388 号,卷首残缺,存 83 行,无书名和作者名,其后为郎知本的《正名要录》。卷中避唐太宗及高宗讳,而不避中宗及玄宗讳,其书写的时代当在唐高宗或武则天之时。本书系依颜师古的《字样》进一步增删考定之作,主要是以《说文》、《字林》为准辨别正字和异体字,其中包括正、同、通用、相承共用、俗、非等类型。本书的性质与久已失传的唐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颇为近似,很可能就是杜书的残卷。

(2)《正名要录》。本卷接抄于上揭《字样》残卷之后,字迹相同,当系同一人所抄。书名下题“霍王友兼徐州司马郎知本撰”。郎知本史书无传。《隋书·郎茂传》说“有子知年”,据《旧唐书·郎余令传》,郎知年曾任霍王李元轨友,据此,郎知本、郎知年应系一

* 张涌泉(1956—),男,浙江省义乌人。1982 年 1 月杭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4 年 9 月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班,师从郭在贻教授研习训诂学,获硕士学位。1986 年 7 月毕业留所任教,并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2 年 9 月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师从项楚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94 年 10 月提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博士学位。1995 年 1 月至 1996 年 12 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合作教授袁锡圭先生。1997 年初受聘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1998 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代表作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敦煌变文校注》(合作)、《汉语俗字丛考》、《旧学新知》、《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主编)等。曾评获教育部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一次),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两次),胡绳青年学术奖,浙江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次)等多种奖励。

人,二者当有一误。本书是一本分别古今字形的正俗和辨别同音异义字的字书,是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字样学著作,包括比较隶定字与通行楷体笔画的异同、刊定正体与俗讹、辨正楷体与别体、定字形、定古今异体字、辨音同义异字六部分。

(3)《时要字样》。凡存三个写卷,即斯 6208、5731、6117 号。斯 6208 号有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分类抄录事物名称的字书残叶,后一部分即本书残片,首行题“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下卷第□(三)”,所存皆去声字。斯 5731 号残卷首为去声字,与斯 6208 号相衔接,系同一抄卷断裂为二。斯 5731 号凡存 39 行,后 25 行为入声字,入声字前题“时要字样卷下第四”。全书当为两卷,上卷为平声字和上声字,平声为卷上第一,上声为卷上第二;下卷则为去声字和入声字,去声为卷下第三,入声为卷下第四。所谓“时要字样”和“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实系同书异名。这是一种分别同音异义字的字书。如:“逸放佚乐溢满。三。”这是指“逸”是放逸之“逸”,“佚”是佚乐之“佚”,“溢”是满溢之“溢”,被注字与注字连读,便是被注字的意义;最后的“三”是表示该组同音字的字数是三个。

(4)《千字文》。《千字文》系南朝梁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集王羲之所书千字,按韵编成。敦煌文献中有《千字文》的抄本很多,包括真书、篆书、草书、注本、汉藏对音本和习字本,总数达 130 余件之多。

(5)《开蒙要训》。凡存 60 多个写卷,其中首尾完整的有伯 2487、2578、3054、3610、3875A 等卷。本书系童蒙识字读物,自天地、四时、山川、人事谈起,以下详记各类事物的名称。以四言韵语的形式加以编排,凡 350 句,1 400 字。

上述字书,大体可分为两类,《千字文》和《开蒙要训》为一类,均为童蒙识字读物,其不同写本中的异文很多,可供校勘和研究文字学的参考。另一类为字样书,主要是辨别字形及同音字,其中收载唐代前后的异体俗字甚富,对字形的辨别也很细致,许多后世流行的俗字在这些字书中最先得到收录(如《正名要录》收录的怜、床、粮、断等简体字),一些后人不甚了然的俗字在这些字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一些大型辞书解释有误的汉字在这些字书中却有正确的辨析,参考价值极大。如《颜氏家训·杂艺》篇记北朝俗字有“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自反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者,其中所举皆为会意俗字,如“百念为忧”指“忧”字俗写作“𡗗”,“更生为苏”指“苏”字俗写作“𡗗”,等等。但何以“言反为变”、“不用为罢”,人们却不得其解。素以注释详赡著称的王利器先生的《颜氏家训集解》于“言反为变”下阙注,“不用为罢”下则云:“器案:《龙龕手鏡》三不部:‘𡗗,音弃。’与此音别。”^①遍查其他字典辞书,也没有相关记载。然试检敦煌写本《正名要录》,其“正行者正体,脚注讹俗”类,“罢”下脚注“𡗗”,“变”下脚注“𡗗”。这才使人恍然大悟,原来“言反为变”是指“变”字写作“𡗗”,“不用为罢”是指“罢”字写作“𡗗”(《龙龕手鏡》音弃的“𡗗”则为“弃”的会意俗字,与“不用为罢”的“𡗗”为同形字),也是会意俗字。借助敦煌写本《正名要录》的这一记载,《颜氏家训》的原文便顺适无碍了。

① 《颜氏家训集解》第 576 页注[九],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又如《中华字海·生部》有“𩚑”字，云：“音义待考。王鼎《法均大师遗行碑铭》：‘上悦甚，因为师肆𩚑，兼免逋负，仍锡宸什。’”今查敦煌写本《正名要录》“本音虽同，字义各别例”：“𩚑，灾；省，废。”则此字与“省”字同音，而其义为灾，循此音义考察，知此字当为“𩚑”的俗字。“目”旁俗书与“月”旁相乱。伯 2011 号王仁昉《刊谬补缺切韵》去声韵韵莫报反：“冒，涉。又莫北反。”其中的“冒”乃“冒”的俗字，是其比。《广韵·梗韵》所景切（与“省”字同一小韵）：“𩚑，过也，灾也。”《正名要录》的“𩚑”与“𩚑”字音义正同。《中华字海》所引王鼎《法均大师遗行碑铭》的“𩚑”亦正是“𩚑”的俗字，“肆𩚑（𩚑）”乃有罪之意。《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𩚑。”杜预注：“赦有罪也。”《后汉书·王符传》：“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肆𩚑以解散之。”白居易《为宰相贺赦表》：“肆𩚑措刑，涤瑕荡秽。”正用“肆𩚑”一词，义同。这也是据敦煌字书辨认疑难俗字之例。

再如《汉语大字典·金部》“𩚑”字音项①音 jué，引《广韵》古穴切，义项①云：“同‘𩚑’。有舌的环，用来系轡。一说为缺环。……《续汉书·舆服志下》：‘紫绶以下，緹绶之间得施玉环𩚑云。’刘昭注引《通俗文》云：‘缺环曰𩚑。’”又义项⑤云：“戳伤。《汉书·天文志》‘晕适背穴’唐颜师古注：‘孟康曰：‘穴多作𩚑，其形如玉𩚑也。’如淳曰：‘有气刺日为𩚑。𩚑，抉伤也。’””据《说文》，“𩚑”为“𩚑”字或体，指“环之有舌者”，用来系轡。但《汉语大字典》所引《续汉书》、《汉书》二例中的“𩚑”却与“𩚑”字无涉，而是“玦”字或体。敦煌写本斯 388 号《正名要录》“字形虽别，音义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类“𩚑”下的今而要者为“玦”，可证“𩚑”字确可用同“玦”。《说文·玉部》：“玦，玉佩也。”《国语·晋语一》“衣之偏裒之衣，佩之以金玦”韦昭注：“玦如环而缺，以金为之。”《续汉书·舆服志下》指“缺环”的“𩚑”正与“玦”字义合，这一音义的“𩚑”应同“玦”可以无疑。至于孟康引《汉书·天文志》异文的“𩚑”，亦用同“玦”，因“玦”指缺环，与“缺”谐音，以喻指日晕有缺，而非“𩚑”字本身有抉伤或戳伤义。“𩚑”字又用同“玦”，以往的辞书中是不见记载的，而只有依靠敦煌本《正名要录》的上述记载，才为我们正确解读《续汉书·舆服志》和孟康引《汉书·天文志》异文的“𩚑”创造了条件。

除上列字书以外，敦煌文献中还有不少摘录疑难字的卷子，如斯 4443 号背《诸杂难字》、斯 5463 号《诸杂字一本》、斯 5554 号《妙法莲华经譬喻品难字》（拟）、斯 5685 号《妙法莲华经难字》（拟）、斯 4622 号背《佛经难字》（拟）、斯 5524 号《佛经难字》（拟）、斯 5690 号《佛经难字》（拟）、斯 5757 号《杂字》（拟）、伯 3698 号《杂字一本》、伯 3891 号《大庄严论经难字》（拟）、北 8431 号（字 7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难字》（拟）、北 8347 号（生 25）背《诸杂字一本》，等等。这些卷子所抄虽多为僧徒阅读佛经时随手摘录的疑难字，但也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如斯 189 号背有一残片，《英藏敦煌文献》拟题为《杂写（习字）》，所抄不过十几个汉字，其中有“嚙咳”二字。“嚙”字一般字书不载。《汉语大字典·口部》引《龙龕手鏡》“嚙”音口顶反，又引《字汇补》云“义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音无义的疑难字。但据上揭残片“嚙”与“咳”字连用，我们就有理由推断“嚙”应为“嚙”的俗字。“嚙咳”或作“嚙欬”，指咳嗽或谈笑，乃古书中常语。“嚙”字《广韵》上声迥韵音去挺切，正与“口顶反”的“嚙”字同音。凭借这一小小的习字残片，竟能找到一个千

百年来未能破解的疑难字的正确答案,我们固不能因其为习字残片而加以忽视也。

2. 提供了丰富的近代汉字字形资料

汉语文字学包括古文字学(研究小篆及其以前的古文字)和近代文字学(研究隶书以下的近代文字)两个大的方面。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甲骨的发掘和铭文铜器的大量出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因而古文字学在文字学的领域中一枝独秀,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而近代文字的研究,虽然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也更重要,但却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处于空白或半空白的境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与重正轻俗的传统观念有关,而可资研究的近代文字资料的匮乏,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雕板发明以前,书皆手写,书写文字无定体可循,字形歧异,乃属必然之理。逮至宋元以后,刻本流行,字形趋于规范。写本中“遍满经传”的“俗字”“伪字”(《颜氏家训·杂艺》),一经后人刊刻,亦多荡然无存。所以传世的一般的刻本书籍中俗写文字已不多见。近世铅印流行,汉字进一步规范化。这种情况对汉字的规范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也造成了近代文字研究资料匮乏的后果,从而对近代文字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而敦煌卷子借以产生的魏晋六朝以迄五代宋初这一历史时期,是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也是汉字字形最为纷杂的时期。敦煌卷子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不但魏晋六朝以前的俗字异体在它上面留下了痕迹,宋元以后的俗书简体也在它上面露出了端倪。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说:“敦煌卷子刚好是关键,敦煌卷子以前的俗书、伪书、假书在敦煌卷子里面都可以看见了,敦煌卷子以后所用的省体字在敦煌卷子也都找得出来了。”^①所以,敦煌卷子作为唐代前后流行的各种字体积存的大宝库,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近代汉字字形资料,不但从客观上为近代汉字学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而且也现代汉字的整理和规范,为大型字典的编纂,为古籍的整理和校勘,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实证材料。如我们在上文据斯 189 号背《杂写(习字)》残片“嚙咳”连用推断“嚙”为“馨”的俗字,而这一推断又可得到更多敦煌文献资料进一步的证实。敦煌写本北 5778 号(秋 24)《妙法莲华经》卷七《如来神力品》:“诸佛馨咳声,及弹指之声,周闻十方国,地皆六种动。”其中的“馨”乃“馨”的假借字^②。据此,可以推知“馨”字作“嚙”当是在“馨”这个假借字的基础上增加形旁而成的,“嚙”应是“馨”的后起形声俗字。又敦煌文献中载录《妙法莲华经·如来神力品》的写本有数十件,其中北 5780(洪 37)、5781(阙 42)、5788(金 61)号、斯 1944 号等三十多件写本上揭“诸佛馨咳声”的“馨”字作“嚙”,“嚙”亦正是“馨”的俗字,而北 5779(云 22)、5782(黄 73)、5803(秋 63)号等二十余件正作“馨”字。有这些实际用例为证,“嚙”应为“馨”的俗字,就更可确定无疑了。

再看下面的例子:

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上声:“惚惱:上俗,下正。”明孙沐《干禄字书跋》云:“右《干禄

① 《敦煌学概论》第 116 页,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②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妙法莲华经》第七卷音义此字作“馨”,注云:“馨,口冷反……经作馨,口定反,乐器也,馨非字体。”

字书》，再以鲁公石刻校之，多所更定。……上声有‘愬’字，在十九皓韵中，同为‘惱’字。考字书‘惱’字别无此体，即恍惚之‘愬’也，音忽。夫此帖自唐入宋，已经传刻，当时亦云‘浸磨灭’矣。况后世苟简书写，而正之风日远，又安知非乌焉之类乎？”他最后的结论是“愬”字定误无疑^①。诚如孙氏所说，“愬”字通常音忽，即恍惚之“愬”。但唐代前后“愬”又往往用作“惱(恼)”的俗字，其例在敦煌写本中几可以千万计。如斯 161 号《大佛名忏悔文》：“所言三障者，一曰烦恼，二者为业，三是果报。”同卷“烦恼”一词尚数十见，而另一本伯 3706 号皆作“烦恼”，“愬”即“惱(恼)”的俗字。又俄罗斯藏敦煌写本符卢格编 96 号《佛报恩经讲经文》：“特故朝参辞父母，愿王令去无忧愬。”末字为韵脚字，与上文宝、老、扫、道、到等字押韵，“愬”显然也是“惱(恼)”的俗字。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本《文选注》丘希范《与陈伯之书》“张绣事刃于爱子”句注：“张绣降曹公，公纳其母，绣懊愬，遂反，掩杀太祖长子昂及一姓。”张绣降曹复反事载《三国志·魏志·张绣传》，传文“绣懊愬”作“绣恨之”，“懊愬”即“懊恼”，与传文“恨”义近，“愬”自亦应为“惱(恼)”的俗字。例多不赘举。颜元孙据当时写本用字的实况辨别正俗，故以“愬”为“惱(恼)”的俗字，可谓合情合理；而孙氏不见敦煌遗书，不明写本用字的真相，因疑“愬”字为误，实属无知妄说。又按：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一五《唐王居士砖塔铭跋》云：“(塔铭)烦恼之‘恼’作‘愬’，臆撰无理，不可以误后人。”倘若卢抱经先生知道唐代前后写本“恼”字多写作“愬”，恐怕就不至于发此感慨了。敦煌文献资料对传世古籍的校理、对近代汉字整理的重要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又清吴任臣《字汇补·耳部》：“𦣻，音义阙。出释藏。恐是耶字之讹。”吴任臣说“𦣻”字恐是“耶”字之讹，只是一种推测之词，所以后来《康熙字典》仍把“𦣻”列入“无可考据”的《备考》之中，今人编的《汉语大字典》也说“𦣻”字“音义未详”。然而敦煌遗书的发现，则使吴任臣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在敦煌写本中，“耶”字类多写作“𦣻”形。如伯 2721 号《舜子变》：“己身是儿，千重万过，一任阿𦣻鞭耻。”伯 2918 号《圣教十二时》：“夜半子，摩𦣻夫人生太子。”伯 2418 号《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为人不孝负于天，轻慢𦣻娘似等闲。”皆其例。这也是敦煌文献资料有助于疑难字考证的实例。

又《汉语大字典·车部》“𨋖”字下义项^②，同“𨋖”，车轮碾压；最早的书证为《集韵·锡韵》：“𨋖，《说文》：‘车所践也。’或作𨋖。”而敦煌写本斯 388 号《正名要录》“字形虽别，音义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类“𨋖”下的今而要者为“𨋖”，说明至迟在唐代已见“𨋖”“𨋖”同用之例。

二、敦煌文献的音韵学价值

1. 《切韵》系韵书和音义类写卷的保存

如众所知，《广韵》是在《切韵》系韵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由于《广韵》在汉语音韵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为《广韵》蓝本的《切韵》自然也就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宋

^① 《丛书集成初编》本《干禄字书》末附。

代以后《广韵》、《集韵》流行,而《切韵》系韵书则流传日少。至20世纪初,人们所能见到的只有古写本《唐韵》残卷一种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各一种(均有残缺)。敦煌遗书发现以后,人们才陆续发现了《切韵》系韵书的写本(少数为刊本)多种。据前辈学者研究,这些写本可分为以下几类:

(1) 陆法言《切韵》的传写本。有伯3798、伯3695+3696、斯6187、斯2683+伯4917等卷。

(2) 笺注本《切韵》。有斯2071、斯2055、伯3693+3694+3696+斯6176等卷。

(3) 增训加字本《切韵》。有斯5980、伯3799、伯2017、斯6013、斯6012、伯4746、斯6156等卷。

(4)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有伯2129、伯2011等卷。

(5) 《唐韵》残本。有伯2018等卷。

(6) 五代本韵书。有伯2014+2015+2016+4747+5531、伯2016等卷。

上述写本或刊本韵书,大多是世无传本的古佚书,这是古代韵书最大的一次发现。这些韵书的发现,不但使我们有可能窥知陆法言《切韵》原书的大致面貌,了解唐五代人对《切韵》的增订情况、唐五代韵书体式的变迁,而且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了解《广韵》和《切韵》的关系,使我们明白《广韵》并非直接本于《切韵》,而是在《切韵》系韵书长孙讷言《笺注本切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尤其是在李舟《切韵》、孙愐《唐韵》和五代本韵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姜亮夫先生说这些韵书的发现是“学术上的一种伟大的发现”^①,并非溢美之词。至于这些韵书的具体价值,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均有详论,此不备述。

除了韵书以外,敦煌遗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音义类写本残卷,如伯3383、斯10、2729、5705号《毛诗音》,斯2053号《礼记音》,伯2494号《楚辞音》,伯2833、斯8521号《文选音》,伯3602号《庄子集音》,斯6256号《庄子音义》,斯3469、3538、伯2271、2901、3734、3765号玄应《一切经音义》,斯5508、伯2948、3971、北8722(李39)号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等。1996年,杭州大学出版社推出张金泉、许建平合著的《敦煌音义汇考》,堪称敦煌遗书音义类写卷的集大成之作。《汇考》分四部书音义、字书音义、佛道经音义三类,凡得音义写卷约643号。这些音义书多为魏晋迄晚唐五代佚书,赖敦煌写本才保存了部分内容,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即使一些世有传本的音义写卷,也以其去古未远,有很高的校勘价值。如《礼记·檀弓上》“公叔木”陆德明释文:“音式树反,又音朱,徐之树反。”“木”音式树反他书未闻,有误。北殷44号《礼记释文》此条释文“音”下有一“戍”字^②,是也。上揭“公叔木”下郑玄注云:“木当为朱,《春秋》作戍。”陆德明释文

① 《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思想战线》1981年第1期;又《敦煌学论文集》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② 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下辑。

即承郑氏此注而来,“音戍”“音朱”皆为校字之例(犹《颜氏家训·书证》篇称《史记》“作悉字,误而为述……裴、徐、邹皆以悉字音述”之比),而非谓“木”字本身有“戍”音,又有“朱”音。今本《经典释文》脱去“戍”字,有人遂据以谓“木”有“式树反”一音^①。不睹敦煌写卷,则恐无从正其疏谬矣^②。

2. 保存了丰富的中古近代汉语语音材料

除了《切韵》系韵书和音义类写卷以外,敦煌文献中还有三宗音韵资料:汉藏对音资料;别字异文资料;韵文押韵资料。敦煌在唐代曾一度被吐蕃占领,敦煌文献中的汉藏对音资料大约就是当时汉藏交流的结果。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有汉藏对音《千字文》、《大乘中宗见解》、藏文译音《金刚经》残卷、《阿弥陀经》残卷等。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及注音本《开蒙要训》等材料撰写的一部专著^③,该书勾勒出了8世纪到10世纪西北方音的概貌,是历史描写方言学和汉语语音发展史的重要著作。后来日本高田时雄根据新发现的一些资料对罗书有所补充和纠正^④,可以参看。

敦煌写本(尤其是其中的俗文学和社会经济文书写本)中的错别字很多,同一内容不同传抄本的异文也很多,这些别字异文有许多是同音或音近造成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实际语音的变化,所以也是考察中古近代汉语语音的宝贵材料。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⑤、张金泉《敦煌变文假借字谱》^⑥是与此相关的两篇重要文章。

敦煌俗文学作品如变文、曲子词、王梵志诗等的韵文需要押韵,有时还要讲究平仄,这些材料也可以反映当时的实际语音。这里我们举一个小例子:“打”是普通话中的一个常用词,今音 dǎ。但是这个字斯 2071 号《笺注本切韵》上声梗韵音德冷反,又都定反;《广韵》音德冷切,又都挺切,均与今音不同。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当时口语此字音“丁雅反”,而斥之为谬,他说:“今世俗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谬者,惟打字尔(原注:打,丁雅反)。其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槌击之义也。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人饷饭曰打饭……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而遍检字书,了无此字(原注:丁雅反者)。其义主考击之‘打’自音滴(《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欧阳文忠公集》原注:疑当作滴)耿。以字学言之,打字从手从丁,丁又击物之声,故音滴(泉按:当作滴)耿。不知因何转为丁雅也。”^⑦由欧阳修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北宋时“打”字“举世君子小人”皆已“谬”音丁雅反,那么这种口语读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考《敦煌变文集》卷三《燕子赋》云:“但雀儿祿缘脑子避难,暂时留连燕舍。既见空闲,暂歇

① 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引清雷浚语,第12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已指出雷氏之误,参看该书第99、104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年版。

④ 《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创文社1988年版。

⑤ 《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

⑥ 《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增刊。

⑦ 《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七。